am730
2015.9.10
THURSDAY
am77

夕陽學校

暑假剛結束，又踏入9月開學季節，香港現代學生，每逢開學必備新書包、新文具、新鞋子，父母把一切煥然新的用具張羅好，孩子準準上學就對了。與村校學童相比，似乎我們都太幸福。近年「4,500元校長」書圍紅的故事，傳媒搶人耳朵，被人遺忘的村校開始備受關注，但所謂的「故事」確切是真有其事，5個貨櫃小房加一個熱血校長，其實不止於元朗幾間，在現存的村校裏，實在尋常不過。

文：Wing　圖：黃文山、部分由香港教育博物館提供　特別鳴謝：協景勤城、香港教育博物館

村校，顧名思義是鄉村學校，幾張長枱、木凳、跟仙老師，學生便組成一間學校。現今的村校早已成為教育界的「夕陽學校」，好年時，多達兩伊100間，後沖跌至仍不足一，以致13年代83間被連拆卸，其實早在五十年代戰後時期，全港村校多達八百多間，由於當時適逢內地難民人數眾多，小學需求不足，政府開始鼓勵民間辦學，領時出現大量民辦會、鄉公所等開辦的學校，部分甚至由村民籌辦，陽時，本地共設有十多所村校，分布於新界及離島區，同校長認為校舍總能教師來的「三間加幅圖」，便是其中一間，其他仍在時光中存的，還有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基恩堂小學，新蒲崗公學校等十數所。

來自卜卜壺

[illegible]為，村校校舍雖然不及現代化學校設備完善，但因校舍位處郊區，與大自然相連，令教師能有一套獨特的教學方式，她笑說：「以前位於元朗的八鄉公立同益學校，校舍內除處都能找到小動物做教材，男同學喜歡到菜園捉蟋蟀，女學生上一課自然科，就去學習種菜都非常現代學校難有的。」村校之所以能經得起時間，全因其地方多屬民間或私人開辦的私塾、家塾，直至反教學，即少部內的舒緩學校，或註冊為學校前，學生都在小小村村民，與心教育的溫暖光芒不斷堂上課，成為當時其中一村家塾。當時都是香多的，就是當時大多說到為歷史遺跡的私塾，指稱「卜卜壺」。多由新界原居民或於十八世紀開辦，Patricia說：「當時的新界大姓宗族，如鄧氏、侯氏、文氏等，希望子女能夠考科舉獲取功名，當時沒有特定學制，他們都在村內開堂，聘學及書室開設教學。」不過，當時社會對於人人有書讀，只有注身傳統大族的孩子才能入讀私塾，而後隨著戶的客家人，他們的孩子便十以其加入成為「文童」了。當時私塾學生的總書受惠，其實跟現代學生沒什麼區別，老師都是常常，學都生常分數，課總監督，老師都是常常，學都生常分數，課總監督，老師都是常常，學都生常分數，課總監督